

绣屏缘

中华藏典·名家藏书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总 序

我国古代文明渊远流长,我国古代的藏书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

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是有关图书收集、保藏、研究、流传、散佚等活动的总称。

中国藏书历史悠久,在商周时期已有较健全的王室典册收藏。战国时期,私人藏书随着诸子百家的蜂起而渐兴。隋唐以后,皇室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四大系统。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政权日趋衰落,皇室藏书停滞不前,书院藏书一蹶不振,而私人藏书却延续乾、嘉盛况,由传统藏书中心江浙地区向南北扩展。随着闭关锁国状态被冲破,西方社会先进的公共藏书思想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秘藏、私藏受到冲击;辛亥革命宣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皇室和书院藏书存在的根基,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并在中国近代藏书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便是“仁人爱物”,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地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以仁人爱物

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版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薄,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几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人的藏书文化在对各种藏书现象的深入研究和综括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历史遗产之精华,灌注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养料,大显前所未有的光辉,达到更具有时代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挖掘古代文明的瑰宝,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本着这个宗旨,我们历经数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辑了这套《名家藏书》。

《名家藏书》是从“名家、名书、名本”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典籍的。“名家”指古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书院,现当代社会名人、大型公共图书馆等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入选各家均是在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名书”指经过中华文明的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具有各种研究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欣赏价值的名篇名作。“名本”指各书各种遗留版本中最为珍贵的版本,包括:珍本、善本、秘本、禁毁本、内府本、私刻本、残本、足本、抄本、孤本、石印本、绣像本等。确切一点说,出于对读者对象的考虑,对“名书”的选择,偏重于向来不易见到的秘藏本、禁毁本。那

些随处可见的“名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等书，虽然它们的价值、名气更大一些，但关于它们的各种版本、研究考证层出不穷，对于《名家藏书》来说，已没有收录的必要了。

全书共收录名家六十余家，名书七十余部，名本十余种，分资政编、修身编、世情编、传奇编、典籍编、怡情编等六编，洋洋千余万字，二十八部分。按“名家带名书，名书归名本”的编辑原则设“名家导引”、“名书导读”等栏目对“名家”、“名书”作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在欣赏“名书”的同时，对我国的藏书史、著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都会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对于部分深奥难懂的古文作品，我们特地聘请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转译成简单易懂的白话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典藏价值、欣赏价值、研究价值，是一部适合各种类型读者的书。

由于规模庞大，搜集整理难度极大，参考资料也较为庞杂，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序	(2)
第 一 回 百宝屏梦中门艳 一生石天外寻芳	(3)
第 二 回 哑诗笺一生情障 真心事三段誓词	(8)
第 三 回 巧相逢月下追环 小姻缘店中合叠	(15)
第 四 回 野鸳鸯忽惊冤网 痴蝴蝶竟入迷花	(22)
第 五 回 藏锦字处处传心 逗情笺般般合巧	(28)
第 六 回 绿雪亭鸾凤双盟 翠烟舫鸳鸯独散	(36)
第 七 回 陈灾兆青銅含情 解凶星红鸾吊燕	(46)
第 八 回 赴亦畿孤身作客 别扬州两处伤心	(53)
第 九 回 躲尘缘贵府藏身 续情编长途密认	(59)

第 十 回	梦模糊弄假成真 墨淋漓因祸得福	 (66)
第十一回	恶姻缘群牛喘月 巧会合众犬留花	 (74)
第十二回	结新恩喜同二美 申旧好笑释三冤	 (81)
第十三回	同心结无意相逢 合盞杯有情双遇	 (88)
第十四回	折宫花文才一种 夺春魁锦绣千行	 (95)
第十五回	丑儿郎强占家资 巧媒婆冤遭吊打	 (103)
第十六回	庆团圆全家合璧 争坐位满席连枝	 (111)
第十七回	六色盆胜色争春 五花楼传花飞晏	 (118)
第十八回	擅风流勇冠千军 谈色量妙开万古	 (123)
第十九回	绣屏前粉黛成双 花楼上画图作对	 (127)
第二十回	癞道人忽惊尘梦 风流客自入桃源	 (129)

序

晋人有言：情之所钟，正在吾辈。顾言情，而不悉情之所由始，则流而为放荡，为妖孽，为因果报应。甚至山魃木魅，得探花月之权；村妇田夫，竞效江皋之赠。任情之误，等于无情，是岂人之所为哉！小说家掇拾残编，秽言狼籍，然犹沾沾自喜以为情在，于是进登徒而訾宋玉，良可憾已。苏庵逸才旷识，迥异凡流，鉴巴里之陈言，诚恐情怀汨没，沉埋欲海，于是分江郎之梦笔，写焉卿之清琴，力扫颓波，独呈新藻，怜才好色，自有其真，使千古幽情不致沦于暗汶。而世之观斯集者，恍然与玉山璧月，相对忘言，方抱形秽之惭，又何暇萌海淫之念；故绣屏往事，软障新缘，不为胜业坊之薄幸，遗恨脱钁，不为章台路之失节。复申投盒，当其屏间一梦，彼鋹枝相契，已超寻常渔色之流。逮失竹里数言而玉质守负，遂同仙岛埋名之什，则夫玉环之情而正也，李荅之情而顺也，素卿之情而侠，绛英之情而节，蕙娘之情而智也。古今情种，萃集一屏，非才子不足以当之。盖天下有缘，则有情，有情则缠绵不已。此皆慧男女之所为，非可与村夫浪子言也。昔子于云，慧则通，通则流，兹集所录，殆子于之意耶。从古无无情之人，亦无无缘而致情之事。苟情有所属，缘有所期，置生死于浮云等，具文于草菅。即或履危蹈险，天必报之以坦途。理或宜然，情有必至。余惜世之不知情者多，而犹假情以文过是，则为妖、为孽，无德而非果报矣。遑问绣屏之知己哉，是为序。

康熙庚戌端月望美香主人题于丛芳小圃之集艳堂

第一回 百宝屏梦中门艳 一生石天外寻芳

诗曰：

千里红丝系碧环，美人家住最高山；
分明有个司花吏，一段春情莫等闲。

自古道才子多情，佳人薄命，这句话，一正一反。那才子是有才学的，识见精明，得知古往今来，许多好事，决不是资性刻薄，把六亲眷属都看做陌路之人。这段情意，天生带来的，不消说得。至于佳人薄命四字，全然不晓得世事的，说出这句话。自古真正佳人，命决然不薄。你道为何不薄起来？西施见辱于亡国；昭君困抑于画图；绿珠堕粉于高楼；太真埋环于荒驿；这都是命薄所致。

我看官，却不知他只为命好，所以有此遭际；若是命薄，求也求不到这个地位。怎见得他命好？世上有了几分姿色的，偶然嫁得个斯文财主，做了财主婆，生男育女，不上几年，奄然去了。世间这样妇人尽有，那里记得许多？譬如植名花于幽谷，自开自落，何从见得他好处？惟是颠连困顿，经一番亡家丧国之苦，见得他的，无不起爱惜之心，闻得他的，也还有垂怜之念。就得到几千百世以后，知他名字，想他形容，说道：“我若遇此等佳人，便要如何爱护，如何怜惜，那舍得一旦云收雨散。”这条念头是人人有的。那个佳人，就享得半生富贵，已传下万载花容，岂不胜人百倍？如今做小说的，开口把“私情”两字说起，庸夫俗妇，

色鬼奸谋，一团秽恶之气，敷衍成文，其实不知情字怎么样解，但把妇人淫乐的勾当，叫做私情，便于情字大有干碍。不知妇人淫乐，只叫得奸淫。今日相交一个，明日相交一个，那算得是情，不把此道相交便称贞节，直至阴阳交遘，就是私情。是所重在方寸之间，与情字大相悬涉，甚至有止淫风。借淫说法之语，正是诲淫之书。人即无情，流为报应，此皆不讲得情字明白，到把“佳人才子”四个字，看得坏了，故有此话。

自古佳人才子，不知经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木，瑞鸟祥云，祲符有兆，然后生将出来。正如宝贝一般，二美具合，就是不着身不干这件勾当，也要一心想契，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若鸳鸯交颈，分拆不开，鸳鸯岂是惯要打雄的。盖谓情上分不散，故此把他比人家夫妻之谊。树有连枝，花有并蒂，尽是如此意。切不要把“私情”二字看坏了，反做出许多无情之事来。不信，但看青陵台畔，魂魄依然，只闻地下有报淫之条，不闻天上有多情之律。吾且把一桩实事，演作话文，教天下有情的，自然感动。正是：

不入巫山留夜梦，怎知神女化朝云。

当初隋文帝时，曾造一架屏风，赐与义成公主。其名唤做虹霓，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各长三寸许。其间，服玩之器衣服，皆用众宝嵌成，水晶为地，外以玳瑁水犀为押，种种精妙，迨非人工所制。延至唐朝，太宗得之，藏于内府。到玄宗时取出，赐与太真娘娘。太真归其兄杨国忠家，带此屏风，安于高楼之上。一日国忠偃息楼上，方才就枕，屏风上诸女，悉到床前，各通名姓，又歌又舞，半晌而去。国忠醒

来，怕是妖怪，急令封锁楼门。禄山乱后，屏风存在宰相元载家，自后流落世间。至宋朝又取进宫中，高宗南渡，带到临安。元朝代宋，屏风为赵氏宗室所藏。

元顺帝时，杭州府钱塘县，有个赵员外，乃是宋度宗第五世裔孙。他夫人只生一子，名唤赵青心，号云客，生得貌似潘安，才如子建，年方一十八岁，已是无书不读，名冠学宫，真个青年俊雅，自己道是天下第一个风流才子。只因赵员外家财丰盛，婢妾尽多，这些云雨意件件都晓得。赵家房婢，见那赵云客生来标致，那个不要亲近他？所以年纪虽不多，只有这件事，便如经惯的一般。但是他立心高旷，从小气质，与凡夫不同，常愿读尽天下第一种奇书，占尽天下第一种科甲，娶尽天下第一种美人，凡遇世间第二种事，他却夷然不屑介意。

一日，到员外后房闲玩，有些宝贝，他都不留心。只看见屏风一架。那是前朝相传下来的，就是雕刻历代美人的叫做虹霓。只因员外是个宋朝宗室近支，故此有异物。云客心上暗想道：“往常在书上，看出古来许多美女，每称绝代佳人，令我终日思慕，不想这屏风上的雕刻，一发工巧非常，便与员外讨此屏风，张在小书房内。不面铺着一张紫檀小榻，锦衾绣褥，独宿其中。”

那里晓得屏风上的美人，通是灵异的。在先历代所藏，只看做是个宝贝，偶一展开，即便收好。只有杨国忠楼上一睡，吓得冷汗直流，以后从不曾近人的精气。那赵员外不知其故，便听儿子把那屏风伴宿。只见赵云客暂时摆在小书房内，便像过了美人气的，心上欢欢喜喜，把一对象牙高照，点起通宵明烛，又把一个古铜香炉，烧些上号好香，也不要

家童服侍，也不要婢妾往来。只为他是才子气质，手中不离书本，又得了屏风这件宝物，一头看书，一头把屏风上的美人看看，连牵二夜，不曾上床睡，到第三夜来，眼内昏昏沉沉，虽然点烛烧香，也就上床睡了。睡到三更时分，原来屏风上美人感了云客的精神，就如天上差遣下来的，一个个舞袖翩翩，要与云客相会。云客似梦非梦，看见众美人围床侍立，如花簇锦，不觉神魂飘荡，只道梦中遇着这些仙子，意忘却自己屏风上有这几个画图，说道：“众仙子忽然降临，莫非与小生有缘在此书馆相会？”

那美人不慌不忙，各自陈说名姓。也有说是虎丘山下，馆娃宫里来的；也有说是手抱琵琶，身从马上来的；也有说是琴声感动，垆边卖酒家的；也有说是采药相逢，山上折桃花的；也有说是宫中留枕，寄与有才郎的；也有说是青钢偷香，分与少年的；也有说是为云化雨，梦中曾相遇的；也有说是似雾如烟，帐里暂时逢的；也有说是吹箫楼上，携手结同心的；也有说是侍晏瑶池，题诗改名姓的；也有说是身居金谷，吹逐恨无情的；也有说是掌上五盘，裙衫留不住的。其他离魂解乱，纷纷不一，说道：“吾等乃是历代有名的国色，当初被一异人，雕刻形象，感郎君精神相聚，故此连袂而来。”云客听知此话，一点心情，就被他收去了。美人又道：“昔日薛昭遁入兰昌宫，与三位女子相遇。其时以骰子掷色，遍掷云容张氏采胜，遂命薛郎同坐，得荐枕席。今夕共会，不谓无缘。”命侍儿罗列肴馔，珍馐百味，充满于前。云客口虽不言，心中提起平日所慕，不想就遇着这等好事，岂不快活？其时众美人亦把骰子掷色，内中一个掷子六红。众美人笑道：“此夜赵郎同会，掷色胜的，今宵先尽缱绻。”

当下赵云客情兴勃发，便同携手，走至僻处，相与分衣解带，弄得半死半活，忽然睡觉，美人影也不见。

却说屏风上诸女，原是灵异之物，那赵云客在美人图上，真切切的，天遣他看见这屏风，暂时一遇，也晓得古来美女，并不是涂脂抹粉假做标致的，一至死后影响也没有得。他是个天上星宿，海外神仙，偶然投在下界便做个出类拔萃的美人，及至身后留名，即是个神仙行径。闻得自古有个画工，画一幅软障图，那是南岳夫人形像，吩咐一士人叫他名字，唤做真真。叫了百日，那画上的便活起来，下来与他做夫妻，生一儿子。后来士人疑他是个妖怪，他便携了儿子重到画轴上去了。这样事，都是美人的灵异，与屏风上一般作怪的。

那赵云客自一梦之后，心内时时想念：“只说天下才子自然有个佳人配他，我这梦中一弄，也是前世美人，三生石上，极大的缘法。只是身子困乏异常，若后来真得了佳人，情意正笃，终日如鱼得水，消得几时工夫？怕不做个色鬼？”他也虑得周到。谁知天生这个才人后面，自应有些遇合，全然不消虑得。赵云客隔了几日，再往到书房中看看。不想他的一生知遇，正在这一看里头，岂不奇怪？

评：

苏庵深怪坊间俚词恶说，挑葱卖茶之人、爬灰括镬之妇，动称私情两字。无怪乎小说之淫秽乱伦，可羞可恨也。此回把古来美艳视为神仙，便与私淫者，自然迥别。看得情字郑重，则一花一草，皆有关系，海外玉真应称知己。

第二回 哑诗笺一生情障 真心事三段誓词

诗云：《拟李玉溪无题》

窥镜无鸾迷，分钗小燕低；
崔徽曾入画，弄玉未为妻。
香雾三更近，花枝二月齐；
含情无限思，蛰晚绮窗西。

却说赵云客走到书房中去，把屏风从上至下，细细看个不了，说道：“不知他美人有情，骤然发此灵异。又书知因我有情，便想像他出来，为何从无此梦，一到书房中睡了，就生出这等奇梦？”把两只手在屏风上，摸来摸去，谁知天大的缘法，一摸就着手了。那屏风虽则是个宝贝，却也年岁久远，这接缝里边有些不坚固。始初藏在静处，只当得玩器一般，如今被云客摩弄一番，头上便露些细缝。云客将他一拍，只见屏风上边一块水晶地，便落下来。云客呀然一笑说：“原来是不坚固的，被我弄坏了！”把空处一张，那晓得里面隐着一幅白绫细绢，便把指尖挑将出来，仔细看这绢上，好一首旧诗。一个红图书不知什么意思，且将这诗句念了一遍：

浓香娇艳等闲看，折得名花倚画栏；
无限心情莫惆怅，琵琶新调自盘桓。

又将这绢上的印子，看了一回，方才悟出他的根由。那是当时杨太真娘娘，放在宫中时，自隋文帝到唐开元，已自

有年。想是那屏风也曾坏了，被太真娘娘修好，把这幅诗绢，嵌在其中，当个记号。怎见得？只看印子上面的字，却是“玉环私印”四个字，印得分明。赵云客是博古的人，晓得玉环是杨太真小名，又道太真时常爱弹琵琶，便知道这个缘故。也把自己的名字，印子印一个在后面，恰好两个印子，红又红得好，印又印得端正。人只知屏风是个宝贝，不知那首诗自唐至元，有五百余年，也是一件古玩了。云客自负有才，见别样珍宝，偏不喜欢。见了这首诗，又是古物，甚加爱惜。即把他来佩在身边。却将水晶仍旧嵌好，就在屏风面前，朝了这些雕刻的美人，点起香来，罚个誓愿，说道：“我赵青心是个天下有情人，自今已往，但遇着天下绝色佳人，不论艰难险阻，便可结一个生死相同了。只是有三件事，不愿从得。第一来，不要妇人搽一缕粉，点一毫胭脂，装一丝假发，做个假髻美人先入宫之计；二来不要有才无貌，有貌无才，应了妇人无才便是德之言；三来不要六礼三端，迎门嫁娶，叫做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道理。”

看官，你道这三件事，他为什么不从？只为世上涂脂抹粉的尽多，像个鬼使夜叉一般，见了人，便把这些假东西一一装在头面之上，及至真正本色，看不上一二分。有等痴人，便道他装得好，不知搽粉之白是死白，涂脂之红是呆红，金珠围绕是假髻。若是把他本身一看，不是笑，定是恼，那讨得好处来？真正绝色佳人，就荆钗裙布，蓬头乱发，自有一种韵态嫣然。西子捧心，岂是妆娇做媚？大凡世上，假事定要露一分贱相。赵云客是聪明人，所以头一桩，便绝这项。

从来倾国倾城，必定能诗能画，若只有貌无才，出辞吐

气，自然粗浅。道学家只道妇人识字，恐怕有些走漏。如今世间识字的少，走漏的到多，这又是什么缘故？所以才貌兼全，方为至宝。但是迎门嫁娶一节，礼法所重，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自古皆然。不知赵云客想着甚的，顿然改了念头，把周公之礼，高高搁起，怎晓得这正是聪明人，识得透的第一件有情妙用。

你看父母作主，媒人说合，十对夫妻定要配差九对。但凡做媒人的只图吃得好酒，那管你百年谐老之计，信口说来。某家门当户对，父母是老成持重的，只思完了儿女之债，便听信那媒人了。有时麻子配了光面，有时矮妇配了长人。最可笑的，不是壮，定是瘦，穿几件新衣服，媒婆簇拥，也要谄娜起来。后来做一年半载亲，一件不晓得，提起婢妾一事，便如虎狼心性，放出吃人手段，甚是利害。所以世上夫妻，只因父母做主，再不能够十分和合。男要嫌女，女要嫌男。云客思量此话，必定有些不妥，不如放下礼文，单身匹马，往各处寻花觅草。倘然遇一个十分称意的，只把一点真情为聘，就好结个恩爱同心了。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赵员外因儿子长成，欲要与他攀亲，知道儿子劣头劣脑，又因是个钟爱之子，不好轻易央媒，说合亲事。那一日，见是云客走到面前，说道：“你在书房读什么书？我见你渐渐长大，要与你娶一房媳妇。这也是姻缘大事，自然有个配合的。只是你终身之计，还该向上一步。如今世上，那个不是趋炎附势的？我看这些少年朋友，略略识几个字，各处拜门生、结文社。遇着考试，进场后有了靠托，说道头名，定然是我榜上真个应验起来，也是有趣的事。况你新进学宫，文才本领不如于人，何不出去与那些钻求名利的朋

友，结交一番，待到大比开科，图个出身高第，也与祖宗争些体面。”云客笑道：“那些钻求名利的朋友，只好杯酒往来，若要他意气相投，千百中难得一个。”说便是这样说，毕竟平日间有些小朋友。只是云客才高意迈，又兼得了屏风上滋味，念美人的意多，图功名的意少。

正值正遇春时候，那杭州西湖上，是千古有名的好耍子处，画船箫鼓，那一日没有？当日苏东坡有诗二句，说得好：

水光潋潋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据他说起来，这西湖却是晴也好雨也好，只除是求田问舍争名夺利的，不曾领略山水之妙，错过了多少光阴？其余那个不晓得？云客忽然想起来，那西湖上美人聚会之所，何不拉几个朋友，备一只好舫也到此处看看。若得遇着有情的，何消父母之聘，我自会娶他。当下告过父亲，只说要到西湖上结个文会，员外就听依了。酒米银钱，一色齐备。又托一个老成家人，叫做赵义看管。那时云客往外边约两个同窗朋友，都是秀才。一个姓钱名通，号神甫，一个就是云客的表兄，姓金名耀宗，字子荣。那两个朋友，通是钱塘县有名的财主，因云客也是个富贵家公子，所以这两个时常往来。

彼时云客一同下船，琴棋书画、纸墨笔砚、图书印匣等项，俱带了去。那是斯文人的行头，有等衙门里人，或是清客，出去游玩，必定带笙箫弦管，或是双陆纸牌。斯文人出门，只带些琴棋书画为游戏之事。只见云客同两位下了船，船内铺设得齐齐整整。又摆上一桌果酒，与二位吃到半酣，云客说道：“我们三人未到西湖，先有一段西湖的景致在心